

世界历史名人丛书

陀思妥耶夫斯基

蒋春红 林精华 编著



海南出版社

且很有音乐天分，能用吉它自弹自唱一些浪漫抒情的歌曲，她是孩子们的第一个老师。陀思妥耶夫斯基总是以敬慕的心情谈到自己的母亲，他后来在作品中塑造温文尔雅、命途多舛的妇女形象想必也是以他母亲为蓝本的。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分析陀氏作品《卡拉马佐夫兄弟》时认为作家本人有恋母弑父的“俄狄浦斯情结”，这种精神因素其实是与他的现实家庭环境有关系的。

1823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全家搬到医院大楼的另一侧厢房居住，从2岁起，费奥多尔的整个童年时代就在这所厢房里度过。不久，便在穿堂里给大一点的孩子隔出一个小单间，光线几乎照不到这个昏暗的被刷成米黄色的房里来，后来，当费奥多尔描写彼得堡那些像橱柜或棺材盒一样狭小，甚至连思想也不能自由驰骋的阁楼时，他大概回忆起了“看家神大街”上这间昏暗的斗室，他在这里发展了他那些想入非非的幻想。

尽管童年生活单调压抑，但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是能找到一些乐趣的。他经常带着好奇深思的表情端详那些憔悴不堪的病人或者跟他们攀谈。大概从那时起，贫穷、痛苦一类的事情就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刻下了深深的烙印吧。他的家里雇着一些农奴出身的奶妈，这些乡下女人没有文化，可却是她们最早激发了他对文学的热爱。她们给他讲很多的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作家不止一次提到那位莫斯科奶妈阿廖娜·弗罗洛夫娜，说她是一位心灵十分高尚的平凡妇女，她性格开朗，爱说爱笑，用充满诗意的手法给孩子们讲英雄故事，也许正是这种民间口头创作，促进了作家那些伟大作品的语言的诞生，那是一种完全符合俄语规范并有巨大表现力的语言。

陀思妥耶夫斯基小时候还有一些其他乐趣，比如观赏俄国建筑艺术的珍贵遗迹和民间绘画作品。他晚年回忆道：“每次参观克里姆林宫和大教堂，对我来说都像是一种隆重的仪式。”他有一位外房曾外祖父叫瓦西里·米哈伊洛维奇·科捷利尼茨基，是莫斯科大学的药理学教授，博学多识，幽默风趣。由于膝下无子，非常喜爱他的外房小外孙，常常领着他们去观看民间艺人的表演，看了戏团的小狗、猴子以及蜡制的王子和大元帅。10岁时他还看了席勒的古典戏剧《强盗》的演出，给他留下深刻印象。

陀思妥耶夫斯基家还有一个有钱的亲戚就是他的姨母库马宁夫人，她经常坐着豪华的马车来看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她给他们灌输了金钱万能和笃信宗教的思想。忠于教会和君王，尊奉正教的传统习惯，不断使自己保险柜中的金钱得到扩充和增加——这便是中等市民和大商人阶层的最高理想。姨母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也很大。

陀思妥耶夫斯基家里有一个书橱，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小说，对他影响最大的是旧约和新约故事汇编，因为其中充满紧张的戏剧情节和抒情色彩。还有一种18世纪英国女作家安娜·拉德克里芙创立的“哥特小说”，这种小说经常写发生在哥特式城堡里的一些阴森恐怖的事情，情节曲折复杂，离奇古怪。在漫长的冬夜里，年幼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常常屏着呼吸，惊喜万状地凝神谛听父母睡觉前大声朗读这位英国女小说家的鸿篇巨制，然后昏然入睡，夜里做各种各样的噩梦。不过他的父母可没意识到他们已在这个小男孩心上播下了文学的种子呢。

1832年，一场大风引起的火灾烧掉了他们在图拉省的地

产。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父亲在1827年晋升为八级文官，拥有贵族身份以后购置的，它有两个小村庄，不过是一片荒凉的旷野，土地贫瘠，当地居民愚昧无知，死亡率很高，而老陀思妥耶夫斯基还对他们滥施淫威，肆无忌惮地抽打他们。大火将村庄烧得一干二净，景象惨不忍睹，人们更加贫困了，不过在当时农奴制下的俄罗斯，又有哪儿是乐土呢？

1831年8月，还发生过这样一件事：10岁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由于幻听，以为听到了狼叫，吓得号啕大哭，当时正在犁地的白发苍苍的老农夫马列伊，赶忙撂下手中的活计，跑过去用沾满泥土的手指在他身上画十字，竭力安慰他，直到他停止哭泣。后来作家在一篇随笔里专门记叙此事，正像他自己所说的，老农夫马列伊使他第一次懂得了：农奴制时代农民的心灵中充满着多么深厚而又文明的人类感情！

1833年，费奥多尔和他的哥哥米哈伊尔进入由法国人舒沙尔开办的一所半寄宿中学念书。在这之前，他们受到的是家庭教育，父母从叶卡捷琳娜贵族女子中学给他们请来两位老师，一位是教堂执事，他善于娓娓动听地给孩子们讲述圣经里洪水的故事或约瑟的奇遇，另一位就是那所半寄宿中学的创办人舒沙尔，他最早使费奥多尔接触到法国文学的精读课本。而他父亲亲自教他们拉丁文，可这位军医对孩子们要求十分严格，语法问题稍答错一点就大骂“笨蛋”、“白痴”，甚至拂袖而去，所以费奥多尔对拉丁文和古罗马文学从来就不感兴趣。

1834年秋，兄弟二人转到列奥波利德——切尔马克寄宿中学念书。在这里任教的都是莫斯科的一些著名教育家和学者，而且这所学校偏重文学课程。所以这所中学的学生都阅

读过大量古典文学作品和当代诗歌作品。那段时期俄罗斯文学受到一系列打击。波列伏依主编的《莫斯科电讯》被查封，年轻的别林斯基编辑的《望远镜》被勒令停刊。恰达耶夫被宣布为精神失常，纳杰日金被流放到乌斯季瑟索利斯克，普希金在决斗中饮弹身亡，莱蒙托夫被发配到高加索，果戈理则怀着悲愤的心情到国外旅行去了。尽管这样，文学还是蓬勃地发展着，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受到时代潮流的影响，课间休息时可以看到这个面孔苍白的孩子手不释卷，他很少和别人一起玩耍，自由活动时间常和高年级同学凑在一起聊天。他喜爱卡拉姆津、司各特、茹科夫斯基、普希金等作家。他还喜欢另一类人物，就是那种精神情趣高尚、心灵纯洁并怀有崇高理想的人。这种人的代表人物是加兹大夫。1828年加兹被任命为莫斯科监狱的总医官，他取消了“铁棒拷打”的刑罚，解往他处的囚犯他总是让人给他们换上较轻的脚镣，他把许多囚犯留在莫斯科悉心治疗，而其他囚犯他总是亲自送他们一程，并慷慨解囊，供给财物。1852年当他与世长辞时，没有留下任何财产，是警方出钱把他埋葬的，而他的名字却在遥远的西伯利亚的苦役犯中永远流传。这种常人无法企及的博爱精神，就像雨果笔下的冉阿让一样，它使作家受到震动，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的作品中塑造了许多加兹式的人物。

1837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母亲玛丽亚·费奥多罗夫娜因患肺病去世。她的死是一个悲剧，这完全是由她丈夫造成的。尽管她温柔贤惠，可还是经常受到丈夫的无端猜忌和责难。在她写给丈夫的信中，可以看到一颗纯洁并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心灵怎样无辜地蒙受痛苦：“……尽管我心中充满着

爱，但我的爱情和感情却不能被人理解，反而受到卑鄙的猜忌。随着年华和岁月的流逝，我脸上出现了皱纹和黄疸的症状，天生活泼的性格如今变得郁郁不乐，愁容满面，这就是我的命运……”这位体质虚弱的女人在35岁时已是八个孩子的母亲了，她去世以后，孩子们由她的姐姐库马宁夫人抚养。母亲的死和“俄罗斯文学的太阳”——普希金的死几乎是同时发生的。普希金的死震撼了整个莫斯科，不过当时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家人都守候在母亲的病榻旁，所以直到回到寄宿中学，兄弟俩才知道这一消息，费奥多尔对哥哥米哈伊尔说，倘若不是守灵，他会为普希金穿丧服的。这时，兄弟俩对文学的爱好都开始表现出来：哥哥渴望成为一位诗人，每天写三首诗；而弟弟则醉心于离奇的幻想故事，这和小时候听多了安娜·拉德克里芙的小说分不开。1837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写过一部取材于威尼斯的小说，因为安娜小说中的故事总是发生在意大利。

母亲一去世，家庭就彻底崩溃，父亲离职退休，两个孩子由库马宁夫妇领养，费奥多尔和哥哥被送到彼得堡，打算进高等军事工程学校。

母亲，米沙哥哥，普希金，乡村，童话，书籍，克里姆林宫……童年时代的一切美好事物都随风而逝，而他要在彼得堡开始崭新的生活了。尽管童年和少年时代有一些如金黄色的阳光一样的回忆，但整个基调是黯淡的，他以后作品中的主人公童年往往也是郁郁寡欢，这大概和他自己的经历有关。

第二章 “人是一个谜”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他和哥哥被送进军事工程学校是一个天大的错误，因为他们对这行根本没有兴趣，不过老陀思妥耶夫斯基可不管这些。他认为写诗是一种无聊的事情，对米哈伊尔的那些“蹩脚诗”非常生气。他觉得研究军事工程技术才是一条飞黄腾达的道路，因为一般人都认为在西部的构筑牢固的防御工事是一件最有利可图的事情。因此两个儿子被送进军校，戴上了高筒军帽，领到了火石枪而不是古典文学课本。

与席勒年少时进的“奴隶养成所”般的军事学校相比，陀思妥耶夫斯基要幸运一点，不过军校生活仍是严格得很。在校场上，当刺刀稍有一点歪斜，教官便跑过来大声喊道：“立正！操练时不准晒太阳，立正！……”

一年后，陀思妥耶夫斯基悄悄开始了紧张的自修，以保持对文学艺术的爱好。他对军事教学大纲进行了创造性的修正，用古典文学来对抗技术课本。每当夜阑人静，他便坐在那个面对着丰坦卡河的幽静窗口旁，如饥似渴地阅读文学作品，并把他对一些他特别感兴趣的问题的初步思考记录下来：“人是一个谜！应该解开这个谜！”

尽管陀思妥耶夫斯基性格孤僻，落落寡合，过着修士一般的生活，不愿和军校学员交往，但他还是有一些朋友的。这些朋友中有的后来成了自然科学家，有的成了画家，还有一位格里戈罗维奇，后来写过中篇小说《苦命人安东》，但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真正发生过精神影响的是希德洛夫斯基，这位青年文学家帮助陀思妥耶夫斯基结交了很多有识之士，通过促膝谈心，促进了他的思想和世界观的发展。希德洛夫斯基是一位浪漫主义诗人的形象：面容憔悴，湿润的眼睛显得冷漠而又充满热情。由于身体衰弱而有一种崇高的精神美，他爱上了一位姑娘，可她却嫁给了别人。总之是像拜伦笔下的主人公一样忧郁狂躁，他的诗歌使陀思妥耶夫斯基赞叹不已，但他晚年却进了修道院。不管怎么样，他们在一起漫步、交谈、争论的美好时光和“枯燥无味、毫无意义的军校生活”相比简直是一种天堂境界，它使陀思妥耶夫斯基终生受益匪浅。

陀思妥耶夫斯基平日节衣缩食，很少朝家里要钱，反正要也是招来老头子的一通责骂，所以他平时连茶也不喝。他给弟弟的一封信里曾说，一天，大雨如注，他却在露天里站立着，口袋里连饮一口热茶的钱都没有。

到1839年，他那本来微薄的经济来源就完全断绝了，因为父亲去世了。父亲的死只能归罪于他自己，这个老军医的性格到晚年越发吝啬、残酷。他经常喝醉了就鞭打农奴，而且强迫农奴的女儿和自己同居，人们普遍憎恨这个地主，终于有一天，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几个农奴密谋杀死了他。当费奥多尔获悉父亲死亡的消息后，他第一次犯了严重的惊厥，昏了过去，这种疾病就是后来折磨他一生的癫痫病。

父亲死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处境更加困难了，而他在

头一年因阅读课外书使学业受影响留了级，不过这一切对他的影响不是很大。他一分钟也未放弃过精神上的追求，而且是一个狂热的幻想家。1841年他晋升为陆军准尉以后，成了校外实习生，可以自在地居住在热闹繁华的市中心和私人住宅里了。他渴望在文学上有所建树。在这之前写过两个历史悲剧剧本。还构思一些浪漫的爱情悲剧故事，不过一切都在酝酿之中，那直冲霄汉的一天还没到来呢。

1843年8月，他修完了军官高级官的全部课程。迎接他的是尼古拉时代的冷酷现实，由于毕业成绩不理想他没有去前方要塞而留在彼得堡军事工程绘图处工作。他的哥哥曾委托里森坎普夫大夫照顾他。一天，里森坎普夫回到彼得堡发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每天只能吃到面包和牛奶，而且连这也是赊来的。由于手头拮据，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此以前不久曾给弟弟安德烈写过一封信：“请看在上帝的份上给我寄五个卢布来吧，哪怕只寄一个卢布也行。我已经三天没有生茶炊了，我现在的确已是囊空如洗”。这种极端缺钱的状况一直持续了两个多月。突然有一天，他又开始出入于豪华的餐厅，说话的嗓门也高了，显得十分自信。原来他从莫斯科收到了1000卢布。可是第二天，他又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蹑手蹑脚走进里森坎普夫的房间，请求他借给他五个卢布。原来寄来的那笔钱除偿还紧迫的债务外，一部分输在台球桌上，另一部分则被打台球的伙伴偷去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被彼得堡纸醉金迷的生活吸引住了，他喜欢看演出，去大饭店和咖啡馆，喜欢参加军官们的宴会，和他们一起大吃大喝，狂饮滥赌，由此他也接触了一个特殊的世界——典押借债、高利贷盘剥、倒卖有期股票的世界，他

也见识了那个时代的典型人物：盘剥穷人、冷酷无情的高利贷者。陀思妥耶夫斯基曾拿一年最后四个月的薪水做抵押，由工程绘图处财务主任作保，向一位放债的低级军官借过一笔钱，并事先扣除了高额利息。以后他刻画了像阿廖娜·伊万诺夫娜这样的高利贷者形象，是因为他在生活中实际接触了这一类典型人物。

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继承父亲的一项“遗产”——贪婪、吝啬。他总是慷慨大方，有求必应，随时准备和别人分享自己的最后一个铜币。他也想发财致富，因而他的性格总是走极端，他后来成为“拷问人类灵魂的痛苦”的文学家，和他的极端的性格也有关系。

1844年，他奉命到一个遥远的要塞去出差。这次出差需要花费大量钱财，有可能占去几个月时间，将使他中断文学创作。这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做出了一个让人大吃一惊的决定——辞职，他在写给自己监护人的信中毫不掩饰地说，他需要一笔资金，来开拓新的生活道路，——从事广泛的文学活动。他说：“研究人的生活——这是我首要的目的和志趣！”家里人觉得他不可思议，可最后还是让步了，给他寄来了500银卢布。

23岁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成了一个自由文学家，这时他翻译的《欧也妮·葛朗台》刚刚出版。其实，为什么辞职他说得慷慨激昂，内心也是很迷惘的，只是莫名其妙、强烈的创作欲望时时撞击他的心灵。他成功翻译了一本小说，可他还没创作自己的小说呢，他就把工作辞了。

一天，在彼得堡的街道上，陀思妥耶夫斯基遇到昔日同窗格里戈罗维奇，欣喜的呼喊与热烈的拥抱之后，他们来到

后者的寓所，格里戈罗维奇也热爱文学，他把自己的新作朗诵给陀思妥耶夫斯基听，当读道：“……街头乐师停止了演奏，一位官员从窗口扔出一枚五戈比硬币，落在那乐师的脚前……”时，陀思妥耶夫斯基蓦然打断他的话，急促地说：“不是那样，完全不是那样，你写得太干巴巴的了，硬币落在脚前应该说五戈比硬币落在马路上叮当弹跳着……”格里戈罗维奇望着陀思妥耶夫斯基感情冲动的脸不禁惊喜万分，“叮当弹跳着”多形象，多生动！只有具有非凡艺术感受力的心才想得出来。

第三章 一个新的果戈理的诞生

诗人涅克拉索夫简陋住宅的窗口，一整夜都亮着灯光，朗诵声从里面流泻出来。那声音，忽而高昂，忽而低沉，忽而如怒涛汹涌，忽而如山泉呜咽。屋子里，两位作家热切地争着抢着在读一部书稿，本来他们打算只读十页的，可是读了整整一个通宵他们也没发觉，读到最后一页时，涅克拉索夫潸然泪下，另一位作家格里戈罗维奇也呜咽起来。其时是凌晨4点钟，涅克拉索夫欢呼：“一个新的果戈理诞生了！”

是什么书稿使两位作家如此忘我，激动呢？原来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一部小说《穷人》。那段时间格里戈罗维奇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住在一起，后者一天到晚爬在桌上写东西，至于写什么，他一字不提，格里戈罗维奇知道他的脾气，也不过多地询问。一天早晨，格里戈罗维奇被叫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房里，听着他一口气念完了他这几天写的小说《穷人》，越往下听，格里戈罗维奇有一个想法就越强烈：他觉得费奥多尔写的东西不知道比自己写的强多少倍，以至他几次都想扑过去搂住他的脖子。等他念完，格里戈罗维奇就几乎抢过书稿，去找涅克拉索夫了，于是就出现了开头那一幕。

涅克拉索夫读完书稿，也兴奋异常，穿上衣服就和格里

戈罗维奇去找陀思妥耶夫斯基：“睡觉算什么，我们喊醒他，这比睡觉要紧！”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们的敲门声中愕然地打开门，当他发现格里戈罗维奇带着一个陌生人深夜造访他时，他慌了神，脸色苍白，涅克拉索夫对他说话，半天也答不上来，但他终于明白了。他们谈了半个小时，然后涅克拉索夫摇着他的肩膀说：“现在您睡吧，睡吧，我们走了，明天上我们那儿去！”可他哪里还睡得着，他在房里走来走去，为自己的成功激动万分。

第二天涅克拉索夫就把稿子拿去给别林斯基看，当他举着《穷人》对别林斯基说“新的果戈理出现了”时，别林斯基还严厉地说：“您那里果戈理出得像蘑菇一样快！”可傍晚再去时，别林斯基激动地迎接他：“带他来，快点儿带他来！”

陀思妥耶夫斯基想不到他就要去见当时最有名的评论家了。他在别林斯基家门口逡巡，犹豫，半晌不敢敲门。但他终于还是见到他了，别林斯基急于倾吐，急于诉说，他目光炯炯、热情洋溢地说了起来：“您自己是否知道呢，您写了一部什么样的作品！您像画家一样，只凭直感，凭直感可以写作，但是，您向我们指出的那整个现实，您自己是否了解它的意义呢？……我们竭力用语言去说明实质，而您是艺术家，只用线索，一下子就用形象揭示出本质，让人可以用手去触摸到，让最懵懂的读者茅塞顿开，这就是艺术的奥秘，这就是艺术的真谛！这就是艺术家的为真理服务！真理作为一种才能为你所掌握，珍惜您的才能吧，始终做个诚实的人吧，您将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

从别林斯基家出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回想着别林斯基的话，在他家的屋角下停下来，凝望着天空飘动的云朵，注视

着街上来往的行人，整个心灵都感觉到生活发生了崭新的和永久性的变化。他甚至带着怀疑、怯懦和欢乐的复杂心情问自己：“我真的这样伟大吗？”

《穷人》奠定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伟大作家的基础，这部小说继承了果戈理的《外套》写小人物的传统。描写被践踏在底层的人们的卑微生活和屈辱心理。穷公务员马卡尔·杰符什金自己觉得连擦脚的破布都不如，他工作勤勤恳恳规规矩矩，可是别人却瞧不起他。最使他感到凌辱的是，当他因抄错了公文而被大人叫到面前时，一颗钮扣从他的衣服上掉落下来，他去拾钮扣的那种难堪、窘迫的情景，简直使他痛心得绝望。这个被不幸压倒了好心人，却真诚地爱着孤女瓦莲卡，他给她写信，为了瓦莲卡摒弃一切，牺牲一切，甘愿卖掉自己的礼服，穿破靴子，也要满足瓦莲卡的需要。他们虽然住得很近，但只有星期天作弥撒时才能相见，他不敢公开看她，怕别人说闲话。当瓦莲卡知道杰符什金的不幸遭遇后，写信劝他要做一个高尚的人，要坚强，贫穷并不是罪恶。杰符什金一想到瓦莲卡的爱，就觉得自己是个人，连一块干硬的面包也是自己劳动赚来的。瓦莲卡遭遇也很不幸，她已经沦落为一个卖笑女子，而这个卖笑女子的最终结局是被迫答应嫁给曾毁灭她的青春的地主贝科夫，她无路可走，只有这样才不致成为杰符什金的累赘。当杰符什金得知他所爱的人将被从他身边夺走时，他感到带走了他的整个生命，面对这个荒漠世界，他发出了悲痛的绝叫。小说里穷人的生活让人触目惊心，杰符什金的邻居高尔希科夫一家父亲失业，孩子挨饿。栖身的斗室从没有欢乐，只有凄恻的寂静、呜咽和哭泣。杰符什金觉得愤怒：“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好人

孤独无靠，而另一个人幸福却不招自至……为什么一个人还在娘胎里，命运就呱呱地向他预报吉兆，而另一个人却在教养院出世……”小说里唯一的亮色是杰符什金和瓦莲卡的真挚爱情，它照亮人的心灵，唤醒人性尊严。小说的现实主义图画，充满人道主义力量，开掘了小人物的精神世界。细腻的心理描写和新鲜的语言，带给俄罗斯文坛新的东西。因此别林斯基说：“我就是舍弃俄国文学，也支持这篇作品。”

别林斯基的评价使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些忘乎所以，他开始重新估价自己，强烈的自信心使他产生强烈的创作激情。1846年，《穷人》刚刚出版，另一部中篇小说《二重人格》又问世了。这部小说仍然动用分析的方法，塑造了另一类“穷人”的典型——高略德金，这是一个地位卑微的九品文官，有勃勃的野心，不甘于屈辱的地位，竭力想爬入上层社会。他想通过娶上司的女儿为手段，由此贸然闯入上司的家庭舞会，结果闹了不少笑话。小说的深刻性在于：高略德金要想出人头地的欲望，并不完全出自虚荣，而来源于对生活的恐惧。因为那时的社会小人物只有两条路：要么爬上去，要么被吃掉。可惜他又没有爬上去的本领。这时，另一个人物——小高略德金出现了，他指导老高略德金如何排挤同僚，巴结上司，这一套勾心斗角、贪婪残忍的权术，本是老高略德金十分倾羨又不擅长的，但现在对“指导”他又感到恐惧战栗了。小高略德金并不是现实中的人物，只是老高略德金头脑幻构的影像而已，老与小的矛盾正反映了他的内心世界诚实善良与贪心钻营的冲突，反映了俄国城市贫民的精神状态。高略德金受不了沉重的精神压力，终于精神分裂，在精神病院结束了一生。别林斯基对这部小说再一次给予热切的赞扬：“从写作

能力和幅度看，这部小说都是惊人的，这是从未有过的主题。”陀思妥耶夫斯基基本上也认为，高略德金是具有社会意义的伟大典型，并说：“我第一个发现了他，我是这种典型的预言者。”在《二重人格》中，高略德金这个畏缩怯懦的小人物被帝国首都彼得堡的政治气氛吓破了胆，总感到那个城市瞪着一双警觉的眼睛在追逐他，这是和尼古拉时代的秘密警察制度分不开的，当时告密活动十分普遍，人人自危，这种精神迫害也是高略德金精神失常的原因，小说的社会意义也正在这一点上。

在这期间，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中还有一件大事就是他经历了他的初恋。虽然这次初恋时间很短，而且是一场精神上的、理想主义的、充满诗意的恋爱。但毕竟在他一生中占据了重要位置。一举成名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被引进文学界，在一次文学沙龙里，他见到了绝代佳人帕纳耶娃。帕纳耶娃出身书香门第，年轻美貌、举止雍容大方，善良并富有同情心。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可抗拒地爱上了她，不过这场风花雪月的事件很快就过去了，因为帕纳耶娃不但是有夫之妇，而且是发乎情、止乎礼地对待陀思妥耶夫斯基，只在他受到朋友的冷嘲热讽时真诚地对他示以同情和怜悯，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刚在文坛上崭露头角，对他来说，写作也是比恋爱更重要的一件事呢。虽然这样，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后在塑造娜司泰谢等光彩照人的形象时，恐怕也想起了帕纳耶娃的热情美丽和聪明才智吧。

事实证明，别林斯基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刚踏入文坛写的小说过于热情的评价对他是有害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自己的才华和天赋充满坚定的信心，但他这种天真幼稚的态度

遭到别的文学家的讽刺和嘲笑，屠格涅夫在涅克拉索夫的配合下，以别林斯基的口气给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了一封带韵脚的信，这封充满讽刺的信甚至挖苦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一次在一位年轻女郎面前当场晕倒（其实这是他的癫痫病发作，讽刺诗作者并不了解他患有这种疾病）。这些无疑使敏感而自尊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受到强烈的刺激。他猝然离开社交界，不再与人交往。他甚至对别林斯基也感到失望了：“他是一个非常脆弱的人，就连他的文学见解也是朝三暮四，变化无常。”

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别林斯基的真正分歧在文学思想和文学方向上。年轻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坚持唯心主义美学观点。他感兴趣的是艺术自由，与实际利益无关或“不讲究实际效果的”创作、艺术创作活动的“非理性”等论点。别林斯基在40年代初就摒弃了“纯艺术”论，坚持用历史主义方法分析艺术珍品。在他看来，艺术应当反映人民的生活，新的美学应当以唯物主义为基础，并尽力促进艺术中的现实主义的确立，这种现实主义不仅要剖析生活，还要对它作出评价。他向一切幻想的、臆造的和虚构的东西提出了宣战。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热衷于病理分析与描摹，忽略了二重人格产生的社会根源。杜勃罗留波夫指出，按照现实主义的要求，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描述的故事，是需要“补充和注释的”，但陀不仅没有去做“补充和注释的工作”，反而更远地离开了现实主义。因此他1847年创作的《女房东》，1848年创作的《白夜》和《脆弱的心》陷入神秘主义和主观主义泥沼，都遭到别林斯基言词苛刻的批评。决裂是不可避免的，他们由相互冷淡到公开争吵，最后发展到在别林斯基去世的前几年里，一直没有再见面，尽管这样，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某些地方还是与别林